

王阳明心学的致思趋向和运思特征

张 笑 扬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 广州 510053)

[摘 要] 王阳明心学推广了陆九渊的心即理, 提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摆脱了程朱理学凌驾于人之上的道德主体预设, 凸显了人的本质存在。他的心体之学在致思上拓宽了儒学思想的新路径, 把对人的现世精神关照提高到一个新的新的高度。王阳明强调了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性, 讲究个人的对内自省和对外实践的统, 主张通过“致良知”来恢复人的本真存在, 最终人人可以成己达圣。心学开创了儒学教育的新局面, 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致良知; 知行合一; 心灵解救; 运思特征

[中图分类号] B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4-0033-04

王阳明心学是明代儒学革新发展的产物, 它发扬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 并重新确立了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为基本范畴的心学体系, 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改造和革新了宋明理学, 并在内容上高扬主体人的价值与地位。王阳明心学影响深远, 其本人亦因高尚的品格受到后人的高度敬仰。

一 前见与心体的转向

心学勃兴于宋明, 而其渊源要追溯到老庄道学和孔孟儒学, 并且与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阳明早年深受朱熹哲学的影响, 对朱子之学颇下了一番功夫。他按照朱子的教导去格亭前之竹, 穷其中之理, 去追寻那一个绝对的本体, 却劳神竭虑而病倒, 导致他对程朱理学产生了怀疑。“朱子错训‘格物’, 只为倒看了此意, 以‘尽心知性’为‘格物知至’, ”^{[1] 13}前见作为解释学的一个范畴, 即我们对历史存在的前理解, 是已有之见。在王阳明之前, 陆九渊就借用了禅宗的“心即理”, 进而高扬了心本体, 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便是宇宙”的惊世之言。但陆九渊的“心即理”论述并不彻底, 心之外仍存在一个“天”, 造成心与“理”的破裂。王阳明正是对既有哲学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消解前见, 最终确立起心学体系。也就是说, 心学的形成是以对先见知识和思维方法的疑惑、怀疑、沉思进而转向开始新的理论探索。

当王阳明被迫远离京城贬谪到贵州龙场之后, 困顿失意, “谪居龙场, 衡困拂扰, 万死一生, 乃大悟‘良知’之旨”^{[2] 142}, 在人生的低谷, 他得到了当地人的关怀。最终参透生死之恋, 醒悟人性本体, 他通过反复省思, 最终豁然贯通, 他感受到“天下之物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 只在心身上

做。”^{[1] 13}“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试图重新确立儒家的精神维度, 然而这种探索却经历了几番反复变化。纵观王阳明不平凡的一生, 有过戎马从军、驰骋疆场平天下的壮举, 也有过贬谪居夷的困顿, 尤其是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复叛乱中深深体会到人心的重要。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王阳明从“龙场顿悟”到晚年确立“良知”之学说基点, 其间经过了十几年不懈探究和事功磨炼的艰难历程, 才最终开悟“致良知”的宗旨。王阳明之心学所关注的心, 即人的意志、思悟、情感。心作为本原, 不仅仅是一种感性的存在, 而且是融合了理的内在规定性。“心也者, 吾所得于天之理, 无间于天, 无间于古今。”^{[2] 809}通过理来界定心, 王阳明将先验的道德律引入了心体, 摆脱了程朱理学凌驾于人之上的道德主体预设。“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 谓之天。主宰也, 谓之帝。流行也, 谓之命。赋于人也, 谓之性。主于身也, 谓之心。”^{[1] 47}所谓格物就是去除心中的邪恶意念, 从而保存内心的天理, 是内心的德性清明, 即为“致知”。“相对于正统理学之化良知化天理, 王阳明的注重之点在于化天理为良知”^{[3] 8}并强调道德行为为主体的自觉向度, 把天人关系、心物关系的形而上探求通过“致良知”这一先天意识形式进行消解, “从而通过行著习察的道德实践而化为实有诸己的真实存在”^{[3] 8}, 这样, 就开启了儒学研究的新风向。

二 致良知与道德律

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出发, 王阳明转向内心, 提出“致良知”学说^[4]。良知是人固有的先验之知, “致良知”

[收稿日期] 2010-05-10

[作者简介] 张笑扬(1984-), 男, 河南漯河人,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就是向内发明本心。在一定意义上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融合了《大学》的“致知”说与《孟子》的“良知”说。《大学》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强调“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首要环节。王阳明认为“格物”即是“格其心之物”,“致知”也就在于“格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5]《孟子》所谓“良知”是先验的德性,即天赋的道德意识。王阳明据此作了更深度的阐发,他认定“良知”是“道”,也就是“天理”、“本心”,为心之本体,能生天地、万物和人类,“人皆有之”;“致”就是反省探求,涵养本心,以使良知“明觉”和“发用流行”。

在王阳明看来,私欲像地上的灰尘累积愈多,致知就要循序渐进,日积月累,时时清除私欲。“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致良知”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物皆得其理”,也就是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王阳明曾对弟子说道:“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论,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是他对于“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心学命题的理论概括与升华,王阳明称“致良知”为“孔门正法眼藏”,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

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心学宗旨归结为“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作为主体先天的认知结构,必须通过后天的致知功夫,王阳明认为人人皆有“良知”,个个能通过“致良知”做得“圣人”,使“致良知”得以普及和推广,这种道德实践更强调对主题内在的德性的确认,而不是仅专注在技艺、训诂、作文之类的外在知识,因而其影响十分深远。

后来康德试图通过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以解决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康德强调人作为现实的存在,其道德意向动机要摆脱一切感性条件,达到纯粹的理性化。康德也对主体和道德律做了系统考察,他认为道德律具有普遍有效性和自律性,它根源于无条件的内在的善良意志。善良意志剔出了一切经验的成分,完全根源于先验的理性。正如在现象界人通过知性范畴为自然立法一样,在实践领域人也可以通过善良意志而给自己立法。但康德多是考察实践理性层面的普遍准则。而王阳明强调人性善,“至善者性初。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11]更关注于个体的心性修养。“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11]他认为“恶人之心,失其本体”,致良知的第一步就是“立志”,立志就是要在内心长期树立闪念。“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11]王阳明还以种树为喻来阐发修性的方式,他认为,种树木必须将树木的根系培养好,修养品德的人必须先培养好自己的心性。通过致良知就可以破除私欲的沾染,回复内心的中正平和。王阳明认为致良知的方法和途径是“知行合一”。

三 知行合一与为人成圣的践行

“知行”作为中国哲学一个重要范畴,从先秦《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道家的“不行而知”到宋代程朱的“知先行后”,再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行关系一直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和探讨。王阳明“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知行合一”则是王阳明心学理论体系的主体架构和“立教宗旨”。王阳明认为,“知行”问题与“心理”关系紧密相连,程朱学说之失就在将“心”与“理”一分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的分裂。他反对朱熹“外心以求理”之说,主张“求理于吾心”,大力倡导“知行合一”。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阐明了他的知行合一的观点:

“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筭事矣。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日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日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吾子所谓气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犹目之不明者,不务服。乐调理以治其目,而徒依依然求明于其外。明岂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诚毫厘千里之谬者,不容于不拂。吾子毋谓其论之太刻也。”

可以看出,他所谓的“知行合一”是以“良知”本体为中心的,知是心之本体,对外的行并不能获得“知”,而只能去除“知之蔽”。但并没有否定行,他认识到“知行并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1]¹⁰。“知”、“行”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自信这种“知行合一”论,既可纠正程、朱“知先行后”之偏,又可补救世人“知而不行”之弊。所以他曾明确指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11]¹⁰,王阳明强调把知和行看作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了单独看,要摒弃古人的错误观点,读书做学问的功夫,必须通过真正的行才能得到真正的知。“又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知得真。”^[11]¹⁰王阳明批评了某些人只整天空想思考,而不去行(实践),这里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实践对认知的确认功能,虽然他所谓的行还往往停留在道德实践的层面。

王阳明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论,离不开对当时社会环境的考察。明代中叶商品经济发展,人们竞相逐利;宦官专政,吏治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严重地冲击了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社会危机此起彼伏。由此,王阳明痛感:“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而人是已

见,莫肯相下求正。”^{[12] 478}作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的“一代伟人”,深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之所以要倡导“致良知”,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维护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粉饰封建道德规范这个现实目的。

知是先验的本体,行是后天经验的活动,通过后天功夫活动已达到对先天主体的自觉,王阳明并没有否定客体的存在,而是强调其对主体的存在意义。我们对自身的知存在于对外的行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内在的良知当付诸对外实践(行)时才展现其现实性,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保存“至善”。他的“知行合一”论,是以“心即理”之说作为理论基础的,以“致良知”为目的,通过“知行合一”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使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变为现实,依靠自我的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他确立了通过立志、致知功夫,将知行化于一,最终达己成圣的范式,而且王阳明本人就是不懈的践行者。

四 人的困惑与心性解救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科技的发达为我们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交通、通信、资讯等空前发达,人们的心灵沟通近在眼前。人类登陆月球,探测器在火星上拍照,潜艇在太平洋底游弋,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似乎已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还有什么不能征服呢?然而,对于这个世界的本质,对人类自身的困惑,即使是现在最前沿的理论物理学家,即使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头脑里同样充满着困惑。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谈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求?如果是这样,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人世间的物质商品愈丰富,这个问题就愈痛击每个人的心扉。

“认识你自己”这句在希腊的德斐尔以神的名义留给人类的箴言流传达3000年之久,却仍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难解释的一个话题。人类彼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利益最大化,煤、石油、森林、矿产等资源被肆意消费破坏,现代人们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而这些都是以极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为了追求名望、金钱、地位,人们不惜尔虞我诈甚至牺牲色相,那些被一层层剥开裙带的躯体向我们昭示的是灵魂的迷失。悉数人类历史,充满战争、侵略、专制、暴虐、……此种种无不因为人的心灵被尘染,贪婪、欺诈、私欲……,我们不应该在这种浊流中迷失自己的方向。我们应该不时提醒自己,我们来到这世间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追逐那永无止境的欲望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平静一下内心的激荡,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进退之间,生死之念,我们要拥有从容淡定的心志,笑看风云起落。

孔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6]安贫乐道、独善其身同样可以使内心和谐。孔子高歌“仁”的精神,主张用仁德,用克己复礼来恢复这个社会秩序。彰显了人的道德品格,为人类追究至善提供了普遍的范式。孟子强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

人内在本质内涵所固有,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儒学的心性论,四端自在人心,而实现方法就是反求诸己,求其放心。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是天命之性,本来是无所谓善恶的。但人有受习俗影响的心,在意念上产生善恶。“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11] 142}人的心性或崇高、或狭隘、或肮脏,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正是要恢复那人性本体的功夫。人心就是天理,如果人的内心没有被欲望所蒙蔽,就是天理,没有独立于人心之外的天理与事物。“都只在此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为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11] 6}可以说,阳明心学继承了儒学的衣钵,把对人内心的关照和道德律的高扬提高到一个时代的高度。

就像阳光穿过黑夜,彗星划过天际,心灵的学问永远在闪烁,启迪着人们不停地探索追问。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宗教的一个重要交汇就是强调心灵的救赎,去除虚妄、染污、执缚的自我,来达到对人的终极关怀。“释氏于世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是未当理。”^{[11] 81}王阳明认为佛教的遁世思想将人伦亲情抛掷云霄,只不过“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11] 81}。“人是什么?”这个疑问成为人类永恒探索的问题。历代哲学家、思想家都在不断地探索,“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11] 6}心学对人的关照,不仅涉及人之在,而且注重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王阳明提出要为己、“成己”就必须超越日常世俗中的沉沦,这与后来存在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 心学的致思趋向和运思特征

王阳明心学的形成既是他坎坷经历的一生的“心”的历程,更是他不懈探索的结晶,也是时代意识的精粹。宋明时期,对社会伦理纲常的论证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理学体系的确立,让传统社会的名教思想深入人心。气学主张“太虚即气”,气是主体,气秉理而动;程朱理学则强调理是本,“理是万物”,万物通过分殊而占有那个理。从张载的气论,朱熹的理学体系,到阳明心学,从黑格尔哲学的观点看,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是绝对理念的发展过程,也就意味着无论是道、理、心,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理念”的外化或内具。

心学的致思趋向是以“心即理”为起点,强调“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内具于心,“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理之灵明处便是知,由此确立了“致良知”的认识论体系。但致知不是面向对象去“格物”,而是返诸内心,使内心澄明透亮。但王阳明并没有否定对外实践的重要性,他主张“知行合一”,强调了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性,讲求反诸本心,并强调与对外实践的统一,主张通过立志“知行合一”“致良知”来恢复人的本真存在,最终人人都可以成己达圣。王阳明开创了儒学教育的新趋向。

虽然王阳明心学回避不了对超验主体的假设,但它否认客观的形而上的理世界,否定了一切外在于主体的道德、律令、规范、权威,赋予主体意识的绝对自由抉择。王阳明认为

人所面对的现象界,与主体本身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1] 175},主体之外一切包括草木瓦石的意义总是相对于人而言,没有人的良知,外界对象的存在形式便无意义。所以说人不能超脱主体自身的存在去追问超验的对象,而只能从与世界联系的人自身的存在来澄明世界的意义。这种心体与意义的对象关系,与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有相似之处,但心学更强调主体道德自律,注重道德实践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守仁. 传习录 [M]. 张怀承译.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 [2]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 [M]. 董平等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3] 杨国荣. 心学之思 - 王阳明哲学的阐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4] 任文利. 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
- [5] 孟子. 孟子 [M]. 王常则评注.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 207.
- [6] 孔丘. 论语·雍也 [M]. 纪琴编译.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7: 129

Idea Tendency and Thinking Characteristic in Wang Yang-ming's Theory of Mind

ZHANG Xiao-yang

(Party School of Guangdong Committee of the CCP, Guangzhou 510053, China)

Abstract Wang Yang-ming's theory of mind spreaded Lu jiu-yuan's "heart is ideology", and put out the viewpoint that there was not out of the heart. It wriggled out of moral subject set by Neo-Confucianism, get to the essence of existence of human. He developed Confucianism research and took ultimate concern rooted in reality. His explanation in this regard also lays emphasis on the subjectivity of morals through whose self-cultivation he wishes to realize the existent value of human, "Unity between Knowing and Practicing". Wang Yang-ming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education, which was significan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Key words Extension of Intuitive Knowledge; Unity between Knowing and Practicing; saving soul; the thinking characteristic

(上接第 32 页)

[5] 约翰·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郑继伟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252

[6] 张存浩. 科学道德建设应借鉴国外经验 [N]. 光明日报, 2002-02-01

Ethics Consideration Based on University Academic Cheating

LIU Jian-xiang LUO Cheng-y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academic cheating called "locust calamity" by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become one of the stubborn illness of the dishonorable academics in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unhealthy tendency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being eager for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loss of academic moral sense of shame and good faith conscience, disturbing of appraisal mechanism, gap and omission of system. Therefore, in order to get rid of university academic cheating, we should strengthen academic moral reconstruction, improve academic scientific appraisal mechanism and related legal system.

Key words university; academic cheating; consideration based on ethics; measurement